

我的家乡地处伏牛山麓，每年夏收前那里都要举办一次盛大的庙会，十里八乡的人们都会携家带子前往。它不但是我孩提时的渴盼，而且也给当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增添无穷快乐。

每逢庙会，天刚蒙蒙亮，我们兴奋得一夜未眠的一家人便早早起床。外婆利索地扎好头髻打好裹腿；爸爸忙着给牛喂草套轡；姐姐妹妹翻箱倒柜找最好的衣服穿上，打扮得像过节一样；母亲则忙着招呼我们吃早饭，免得路上挨饿。父亲还特地往牛头上系根红头绳以示红运当头，坐在车辕上驾着车悠然地把



□赵炳

鞭子甩得震天响。在清脆悦耳的牛铃声中，一家人有说有笑上路了，不时和相识的村民打着招呼。路上已有很多赶庙会的人：有单独行走的，有用架子车拉个老太的，有三五成群相约而行的，还有个别人用自行车载人的，后面坐个大人，前面横梁上坐两个小孩，炫耀似的把车铃摇得山响……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过节般的笑容。

一路颠簸着来到山顶，发现那里已是人山人海。放眼朝山下望去，只见一条条由山村连接山顶蜿蜒起伏的小路上全是上山的人流，像一条条涌动起伏的长龙，仍在向山顶聚集。佛爷庙前彩旗飘飘，庙里香烟袅袅、木鱼声声，善男信女虔诚地上香祈愿；牲口市上，猪牛马驴攒动，经纪人忙前忙后撺掇着买卖；木器市上，桌椅板凳床沙发一应俱全；日用品市上，锅碗瓢勺剪刀菜刀应有尽有；农具市上，木锨簸箕镰刀斧头排列成行；服饰市上，各种布匹小孩鞋帽让人眼花缭乱；饮食市上，帐篷高高拉起，一个挨一个，里面桌椅板凳一字摆开，外面支一口大锅，小童很卖劲地拉着风箱，烧得火焰窜起老高，锅内羊肉滋滋作响冒着诱人的香气。还有卖油条的、卖凉粉的、卖油茶的、卖粽子的、卖棉花糖的、卖冰糖葫芦的、卖香米糕的……都很卖力地吆喝着，热情地招呼着客人。叫卖声此起彼伏，在挑逗着人们的食欲极限；其他市上，有摆摊算卦的，有起黑星子的，有玩牌赌博的，有踩高跷的，有耍猴戏的，有玩魔术的……都吸引着好奇的眼睛，不由得拉住大人驻足观看，并引起无限的遐思：站在那么高的木头上踩高跷，万一摔倒怎么办？会算数的画眉咋会那么聪明呢？魔术师咋会神奇地把人装在箱子里变没有了呢？一把长剑咋能吞到肚里呢？用大锤使劲砸在头上的砖上难道不痛么……

“咚锵咚锵咚锵……”突然一阵急促的锣鼓声打

断我的思绪，原来是大戏准备开演了。在锣鼓声中，一穿黑衣戴黑帽打扮的人上场了，先是向观众抱拳施礼，报上所要演出的戏曲节目及表演者姓名，然后客气地说些希望观众多多捧场的话，再抛砖引玉地表演个翻跟头或耍大刀等节目，接着大幕合上节目正式开演。那时农村没有电视，像今天《梨园春》之类的戏曲节目是看不来的，看戏是很奢侈的视觉盛宴，于是在高高的戏台下早早地坐满老戏迷们，等待着心仪演员的精彩表演。我那时看戏是看热闹的，好奇的是演员穿的蟒袍玉带，武将身后插的威风凛凛的靠背旗和头顶灵活

摆动的雉鸡翎，旦角形形色色的脸谱以及你来我往打斗激烈的对花枪场面。台上的演员演出时全神贯注，悲痛时泪流满面哭得痛不欲生，高兴时眉飞色舞如沐春风，将剧中人物演绎得惟妙惟肖。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，随着剧情人物时悲时喜，一会儿满眼泪水一片哭泣声，一会儿笑声一片拍掌叫好。我记忆最深刻的要数《铡美案》了，当看到秦香莲被抛弃孤苦伶仃还被追杀时，听众对她报以同情之余大骂陈世美绝情绝义，当包公铁面无私将陈世美送上铡刀时，都大声叫好说他罪有应得。也就是在那时，办案公道，刚正不阿，疾恶如仇的包公在我心中成为永远的偶像。

在三天的庙会里，人们购物，品美食，看大戏，都尽情收获着自己的幸福。有买头牛憧憬着来年生个牛犊的，有购置农具为夏粮丰收做准备的，有扯几尺布盘算着为大人小孩做件衣服的，有买套家具筹备婚礼的，有品尝美食饱一饱口福的，有看大戏饱眼福的……那时我的父母会为我们几个兄妹每个人发上块把钱，由自己做主买些各自喜爱的甘蔗、香米糕、瓜子，或是吃碗凉粉、喝碗胡辣汤，就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，当别人问起回答时总是一副自豪的样子，父母也觉得很荣光。

时光荏苒，庙会依旧。当不惑之年的我再次踏上故乡庙会的时候，昔日的情景依稀在眼前。纵观眼前景象，人之衣着打扮艳丽，一改过去单纯的灰色黑色。脸色饱满圆润，没有了从前的菜色。所卖物品更加多样丰富，令人目不暇接。购起物来没有那份前思后想，多的只是自信。赶庙会，反倒给人一种闲庭信步的感觉。如果说童年赶庙会是生活中令人垂涎欲滴的大餐，那么今天的庙会只是大餐之余的美味小吃，谁说不是呢。□（作者单位：鲁山县国土资源局）